热书点击

温度适宜的注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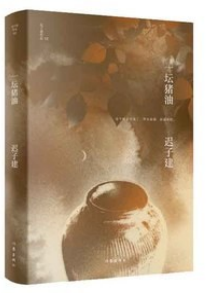
□刘惠霞

迟子建早期的短篇小说集《一坛猪油》收录了十二个故事,长短不一,人物各异,读完却像是从同一片土地上走了一遭回来。苏童说迟子建心中常年挂着一只“温度适宜的气温表”,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“宜人的体温”。这句话放在《采浆果的人》里合适,放在整本集子里,同样合适。十二篇读下来,最深的印象不是哪一个情节的陡转,也不是哪一个人物的命运翻覆,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注视方式:她看着笔下的人,从不让他们难堪。

悲悯这件事,写出来容易,写得不让人察觉却难。迟子建的温柔,恰恰在于她的悲悯不站到高处去。她写困窘,写狼狈,写人心里那一点不太体面的贪念或软弱,笔底下却没有一丝揭开给人看的快意。曹大平夫妇涉过冰冷的青鱼河去摘山丁子,竹篮“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”溜走了,两个人一个病在炕上,一个唉声叹气。换一个作家来写,这可以是一场道德教训;迟子建写来,幽默是轻的,体面是留住的。狼狈本身已经够一个人受的了,文学不必再补上一刀。《雪窗帘》里火车上那位笨拙、疲惫、处处受挫的老妇人,也是同样的写法——她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群中的窘迫,却始终没有把镜头推得太近,没有让读者站上围观的位置。《野炊图》里三个底层民众的故事带着荒诞和忧愤,迟子建写他们的无奈与沉默,也不把他们写成单纯的可怜人或单纯的讽刺对象。她似乎总在提醒自己:笔下的人是活的,活人需要一层薄薄的遮盖。那层遮盖,就是文学能给的最低的尊重。

这种不让人难堪的注视,底色是对脚下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热望。迟子建写金井,写永望村,写小腰岭,写漠那小镇,从来不把乡村写成牧歌,也不把它写成废墟。她写的是人怎样在具体的地方、具体的季节里,笨拙而认真地活着。《采浆果的人》里大鲁二鲁不看日历,看山峦,风霜雨雪翻到哪一页,他们就做哪一页的事。《解冻》里小腰岭的春天是泥泞的,老人和孩子走着走着就被稀泥“暗算”一下,可解冻本身仍然是春天。《一坛猪油》里那坛猪油从实体吃到空,留下的却不是空,是几个普通人之间缠绕了几十年的暖意与亏欠。她写土地,不堆砌风景,不拿苦难做材料。她写的是土地给人的那种节奏——种下去,等霜来,收回来,码好。这种节奏里有一种迟子建始终相信的东西:人可以在很小的、自己认准的一小块地方,把日子过出分量来。

十二篇读完,我反复想起《采浆果的人》结尾那个画面:大雪之后,浆果贩子走了,金井人两手空空,而二鲁脖子上还挂着一圈火红的野刺莓。迟子建没有说这串刺莓比现金珍贵,她只是把它放在那里。整本《一坛猪油》也是这样。她不替任何人裁决,不把“正确”大声说出来。她只是让蒲草灯在逃亡者的夜里亮一下,让雪窗帘在火车的霜气里挂一挂,让解冻的泥泞里照样有人摔倒又爬起来,让一个口拙的少年在鸟声里找到自己的活法。然后她退到一旁,把看见的东西留给读者去看。那种看见里没有审判,只有一种安静的、温度适宜的陪伴。悲悯写到这个份上,已经不是姿态,而是一种写作者站立的姿势——站在人物旁边,站在土地旁边,不挡他们的光,也不替他们喊疼。



《一坛猪油》 迟子建 著 作家出版社

每日佳句

文章是紫头之山水,山水是地上之文章。

独立书评

灯下读“美”

□蔡旭麟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”描绘自然风光,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凸显人文历史;“鹊桥相会”带着喜剧色彩,“梁祝化蝶”演绎悲剧冲突……蕴藏在诸多诗词与故事内核里的美感,仿佛近在咫尺,又似遥隔千里。想要捕捉那些电光石火般闪现、转瞬即逝的“美”,单凭“跟着感觉走”远远不够,唯有不断提升美学修养才是正途。朱光潜的《谈美书简》阐释美、探寻美、指引人欣赏美,言之凿凿、情之切切,不愧为一部经受时光淘洗的经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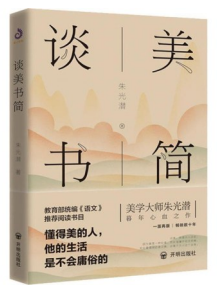
在现实生活里,往往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曲歌……便能唤起观者情感共鸣,触动思想深处让心灵沉浸于美的享受。在看似平静、内里波澜起伏的文艺作品映照之下,这种体验与收获常常因人、因时、因事而变,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,正如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回想我读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时,生出几分四大皆空之感,过眼云烟般的人生况味久久萦绕心底,只余下一抹苍白含泪的微笑……面对千姿百态、气象万千的大自然,或许一座山、一条河、一颗星……映入眼帘的刹那,便教人内心激荡、心生欢喜。是啊,在雄奇或灵秀的“美”面前,又有谁能抗拒它的感召?有一次,我气喘吁吁攀上高山,抬眼望去,淡淡岚烟环绕群峰,恍若人间仙境。我当即被这般壮阔景致震撼,许久才回过神。

有意思的是,那时我尚未接触精深的美学,不曾得到只言片语的点拨,只是凭着原始朴素的直觉打量周遭,感受不免粗糙、模糊而混沌,所幸还不至于美丑不辨。后来我决心补读美学读物,翻看了不少普及类美学著作。其中,朱光潜的《谈美书简》解开我不少困惑;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系统梳理“美”的源流、形态与演变,读来大有收获。

上面说到的这两本书,形式、内容,尤其学术方向与侧重点迥然不同,但二者探求美的态度都严肃审慎,可谓殊途同归。由此看来,不妨把两书对照阅读,或许能引发连锁思考,生出别致的体悟与见解。这种比较阅读的方法切实可行,历来为人称道。

《谈美书简》是朱光潜耄耋之年伏案笔耕留下的力作。先生老当益壮,怀着时不我待之心,决意“另写一部新的《谈美》”“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谈点新的认识”。全书以书信体写成,围绕“谈人”“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”“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”“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”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”“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”等十三个主题,分为十三封信展开论述。书中不乏精辟论点、精彩阐释、精到论辩,比如:“人的生产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,都与美有联系,而美有美的规律。”“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没有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的,从古代的神话、雕刻、史诗和悲剧到近代的小说和电影,都是如此。”“谐是雅俗共赏的,所以它最富有社会性。”这些关于美的求索,留待每一位读者细细品读体会。

世间万物自有万千风姿,美的原野永远向人敞开。诚如朱光潜先生所期许,受过“美的启蒙”的人们,对美的追寻,会一直延续向绚烂的未来。



《谈美书简》 朱光潜 著 开明出版社

文化观察

纸上存锦绣

□张诗垣

在机器量产飞速迭代的当下,我们愈发眷恋手工的温度、传统的底蕴。《绣谱》系一部系统整理明清至民国民间刺绣图样的典籍,收录近一千七百幅珍贵老绣样,涵盖苏、湘、粤、蜀四大名绣。

编者张书林历时二十余年奔走打捞,从乡野老宅、旧物市集里抢救那些极易脆朽消散的绣稿,将跨越数百年的针线图景汇于一书。全书分三卷梳理文脉:一卷是明清刻本绣谱,藏着古人“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”的婉转祝愿;一卷是民国十字绣图谱,传统花鸟纹样之间,悄然纳入火车、飞机等新物象,照见新旧时代碰撞交融的痕迹;第三卷是民国手绘、油印的民间散稿,线条朴素随性,是寻常绣娘落在纸面上朴素温热的心愿。卡莱尔曾说:“典籍之中,沉睡着往昔岁月的印记。”这些险些随风消散的绣样,正是沉淀在针线间的民间文脉,借由这本书得以安稳留存。

而设计师许天琪对这套书的构想,并不止于打造一件好看的藏品。她的设计锚定古绣复原、时代分层、质感复刻三大核心,以材质还原年代,以工艺定格细节,以装帧区分文脉,用现代设计语言,接住古老刺绣独有的时代气质。

很多人看见繁复的装帧、考究的印制、不菲的成本,第一反应便是:这书生来就是用来收藏的。不可否认,它自有收藏价值。特种纸、专色叠印、滚金边、手工函套,耐得住岁月摩挲,值得爱书人悉心珍藏。可收藏,只是它诸多价值里的一端,绝非出版的终极目的。刘向说: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倘若一册书只供陈列、不供翻阅,便失去了这一层最珍贵的功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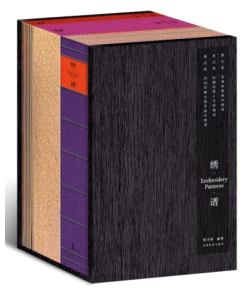
倘若只为收藏,大可简化文献脉络,只拣华丽吸睛的纹样陈列,不必耗费数年心力去抢救零碎、残破、不起眼的民间底稿,不必细致考证绣谱源流变迁。编者打捞绣稿,是为抢救一条濒临断裂的非遗文脉;设计师分层设计装帧,是引导读者顺着纸张、形制的变化,读懂刺绣美学的流转;精工印刷,是让普通人能近距离看清古绣的配色、针法、构图心思。它可以被藏于书斋,也可以摊开案头,供手工艺人参考、研究者查阅、喜爱东方美学的读者品读。

像不少带有香味油墨、花瓣模切、别致函套的图书,同样有着动人的工艺美感,常常被归入“适合收藏”的书。这类精工典籍的兴起,从来不是出版界转向只为打造藏品,而是在电子阅读大行其道、信息快餐泛滥的时代,为纸质书寻找到新的出路。廉价平装读物承担知识广泛流通的使命,而这类精工典籍,扛起文献保存、美学传播的重任。收藏,是读者自发的选择,不是出书的初衷。

寒冬是阅读的最佳时节。在我看来,书无奢华或低端之分,打动读书人的唯有内容,其余皆是衬托。仅仅为满足收藏需求、不为阅读而做的书,在我看来,价值是虚妄的。正如梁实秋所言:“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需求,不是为人,是为己,是为了充实自己,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”装帧再惊艳,终究是为内容服务。

真正的东方匠心,含蓄克制,从不为炫技而铺陈。一针一线,是旧时绣娘的慢功夫;一版一印,是今日出版人的慢坚守。

美好的典籍,可藏,可读,可传。纸上锦绣,终究不是为了在书柜里静静封存,而是让千年指尖上的风雅,被看见、被读懂、被接续下去。



《绣谱》 张书林 编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

书卷有情

唯有书香最致远

□蔡培均

少时识字,喜静、爱翻书,一捧起书,天地仿佛也跟着安静下来。父母对课业管得严,再忙,每日的作业也要逐一查验,无误了才准我们自由玩耍。那时娱乐不多,看电视、看书,是我两大消遣。

上小学那年,在发小家里见到一堆彩色图文书,回来便向父母念叨:“人家父母真好,还买好看的课外书。”不料隔天,父亲竟去镇上书店提来好几袋儿童读物,那份惊喜,让我足足兴奋了许久。

书一多,便想着与人分享,同小伙伴交换着阅读。书不够,便去图书馆借,第一次就特意挑了本最厚的文集,约两个砖头厚,蝇头小字,还有晦涩注解。硬是在懵懵懂懂里,一字不漏地看完,至今回想,仍觉不可思议。

图书馆去多了才知,学生每周限借三本,志愿者只要午休、放学后帮着整理图书,便能多借两本。对我这种三天就能看完三本书的人来说,这简直是天大的诱惑,当即报了名,从此一有空就扎进书堆,连放学回家的脚步都慢了许多。那时总觉得,图书馆就是世上最安稳的去处,连管理员和街角书店的老板,都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向往的职业。

人对喜爱之物,容易着迷入痴。在学校蹭完书,回家我便找父母“谈判”,约定往后每次考试拿满分,不要零食不要新衣服,就换一本自己想要的书。书慢慢越攒越多,原先装书的箱子塞不下,我便开始“入侵”父亲的书房。

父亲学医,书房有二十多平方米,四大排书柜尽是他的医学书和杂志期刊。他腾出小半个柜子给我。没新书读的时候,我会随手翻他的旧书。

印象最深的是几本封皮都快磨破的线装书,字是竖排的,纸页泛黄。那时候年纪小,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一本本翻过去的。其中有几本讲中医穴位、养生导引的册子。看得兴起,有时还学着里面的动作胡乱比画。

最偏爱的是一本图文版的中草药典籍,彩图配着药名、性味和用途,父亲也不阻止,偶尔还会站在旁边,笑着教我认书页里画的草药。亲戚们见了都笑,说我将来铁定要接父亲的班,谁也没料到长大后的我,偏偏选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

寒暑假走亲戚,我最爱去外公家,去翻他的“书柜”——其实那是衣柜,衣服没几件,大半是书,床头、窗沿都堆着。外婆常笑外公是“书痴”。外公性子沉静,总是笑眯眯地捧一本书。在他身边,我自在得像放飞的鸟。他不只让我看自家的书,还带我去友人家借,武侠书、报刊,来者不拒,一个假期往往就这么不知不觉过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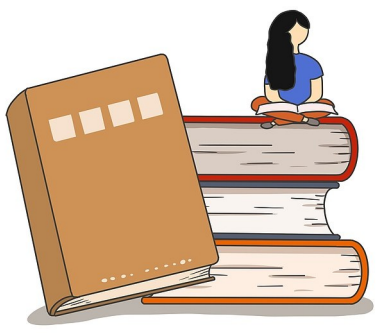
工作、成家之后,买房时执意要一间自己的书房。那间小书房大约八平方米,一张双人书桌,两大顶格的书柜。客厅、过道也零星设置了装饰性书柜,都摆着书,有工作后购置或是师友所赠的,少时的读本仍留在老家的书房里。

而我读书的性子,也随了外公,走到哪儿看到哪儿。客厅、餐边柜、床头、飘窗上总有我的书,先生常跟在后面收拾,念叨“好好的书房不用,偏爱到处放”。

其实我读书多是跳着看,兴致来了便翻。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轮换着看,大多是翻了大半的,从头到尾看完的不多。反倒是那间书房,收拾得整整齐齐,多半是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的时候,我埋头写作时才进的所在。

书边留烛,阅读是沉潜时光、认识世界和修正自我的过程,每一寸时光里都有欢喜和收获。也许,人生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在驱使,引导着我走向未知却注定的地方。正如阅读与我,在千万种偶然中达成了契合,让我有所学,有所悟,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诗吟楼外八方景,砚洗天边五色云。静立岁月长河畔,唯有书香最致远。爱上阅读,此生不换!



(CFP 图)

茶余饭后

精彩文摘

◉这座城市正在降温,十一月的太阳脆弱得如同扉页,署名被时间染黄,打开就是秋天,从阳台一路坠落,成为全书的最后一篇。

——张嘉佳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

◉我就是四季,有时候我想,是元月,五月,十一月;是泥泞,迷雾,清晨。我不能任人摆布,也不能温雅地随波逐流,或是与别的人融合相处。

——伍尔夫《海浪》

◉十一月尾的纤月,仅仅是一钩月色,像玻璃上的霜花。

——张爱玲《晚钟》

◉十一月的和煦阳光流进了房间。天空晴朗,空气也暖和,简直像五月的早晨。

——奥斯卡·王尔德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

◉十一月冰冷的夜气透过白纸的每一根纤维,看上去犹如漉进了粒粒白霜。

——三岛由纪夫《春雪》

◉爱这凋敝的十一月的光景,在雪天来临之前。

——罗伯特·弗罗斯特《十一月》

◉我想象我在轻轻地独语:十一月的小村外是怎样个去处?是这渺茫江边淡泊的天,是这映红了的叶子疏疏隔着雾;是乡愁,是这许多说不出的寂寞。

——林徽因《十一月的小村》

◉飞走了,十月的日子,搭乘着野鹅的翅膀。十一月,在思考,去年十二月寄托了怎样的希望?

——安尼塔·曼舍尔《这就是一年》

新书快读

《电影的色彩》

内容简介:

美国知名影评人查尔斯·布拉梅斯科,精选彩色电影诞生以来50部里程碑作品,含《月球旅行记》《2001太空漫游》《重庆森林》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等。书中以色卡拆解剧照,解析影片配色构思、拍摄设备与技术,梳理作品在影史上的位置,串联起彩色电影的发展脉络——正如作者所言:色彩的演变,就是电影的演变。



[美]查尔斯·布拉梅斯科 著
吴乐冰 译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《画猫品墨:中国墨谱鉴赏》

内容简介:

这是一部意趣独出的中国墨谱鉴赏集。作者以同一种纸张,研磨二百款老墨,绘出二百只姿态各异的水墨猫,直观呈现“二百种不同的黑”,尽显传统墨色与东方审美。书中配以近一百五十篇贯通古今、轻松风趣的墨文化科普短文,让读者在赏猫品墨之际,沉浸式感受中华墨文化的底蕴与妙趣。



徐德亮 著
青岛出版社